

〈透花糰〉(上)

倪忘歸

戚畫

葛戍

塊根鎮的郊外，有兩道人影一前一後的快步走著。倪忘歸這趟出門原本是想去買個包子，怎知自己正站在攤販前排隊，就突然被人給拉走了。

赴約？

他不明白是什麼約，要去哪裡，但戚畫拉住了他，他就跟著走。

前些日子向植栽店訂了盆鈴蘭，本想花些時間，慢慢自街角搬回，走走停停，至多也不過花個兩刻鐘。

倘若不是他又養死了兩盆，今日根本犯不著跑這趟，還得勞筋動骨。

幸好，這進了鎮上還沒走兩步，就見個熟悉的、好使的背影佇立路邊。

「跟我去個地方赴約。」

隨手就能拉上個壯丁，今個運氣挺好，不必費力也不必耗那麼多時間，只消好生顧著別讓盆栽與人走丟便可。

思及此心情大好，沒個幾步，腳下就不禁加快了幾分，不久還逕直鑽入人群當中。

昨日的委事忙到四更才結束，一早去繳了案卷，葛戌今天還不想再接下一樁，隨意找了戶酒樓的屋瓦翻了上去，邊吃蒸餅邊望著下方往來人群發呆。

蒸餅還剩兩口，他就在人潮中發現了一道熟悉身影。

那不是戚……不對，戚先生。

那日他回去問市紫很像戚卻唸作七的字是什麼，市紫說該是親戚的戚字，他又問親戚是什麼，市紫答有血緣關係之人，又問血緣是什麼？市紫要他下次回來再問。

戚先生會知道血緣是什麼嗎？

望著那道身影，葛戌心想，是否該下去打聲招呼？

正猶豫之間，卻又發現有人尾隨在戚畫之後不遠處，探頭探腦的跟著。

迅速吞掉剩下的蒸餅，葛戌戴上帷帽起身，緊盯住後方那人。

前頭的人似乎挺愉悅的，待會的赴約對他來說應是期待已久的事情吧。

還有包子，等會結束可能需要請那人再領自己回去熟悉的區域。即便師父師姐沒有交代，自己還是想帶個回去分給他們。

邊走邊想，倪忘歸一會兒走神，一會兒注意，與戚畫的距離時短時長，也漸漸的拉開了。

倪忘歸發現到分隔太遠時，兩人中間的距離都可以塞三台馬車了。

他身子前傾，要大步跟上的那一瞬，一抹黑影突然閃至身前。定眼一看，僅見一人帶著帷帽佇立於前。

刻意攔下此人，葛戍上下打量幾眼，心忖對方尾隨著戚先生究竟意欲何為？方才觀察片刻，戚先生也沒回頭探望過，兩人似乎並非一路。

啊、莫非是垂涎戚先生美色的不肖之徒？

想起先前戚畫曾透露的些許往事，葛戍多了幾分戒心，想不到眼前此人看來人模人樣，居然光天化日心懷不軌。

卸下劍袋握在手上，葛戍向前一橫，表明了就是不讓對方通過。

穿越第二波熙攘人潮，戚畫才想起現下自己並非獨自行動，後頭還有個剛拉的捆工。

終於憶起這事，他愣了愣，回頭一看，不出所料，人丟了。丟得那叫一個合情合理，畢竟他早知道那人的認路本事差到了怎樣的境界。

為自己一時欣喜造成的後果輕嘆，撥開人群緩緩向著原路走去，唯恐那人找不回來，人手沒了不說，下次見面定是萬分尷尬。

不過那人大概也不會生氣，只會覺得是他自個走丟。

這可不成。

攔路？

那人突然的舉動讓忘歸摸不著頭緒。他思索著這幾日接的委事以及經歷，卻也理不出個頭緒。

人在江湖走，自有恩怨情仇。

無非是認錯人，亦或真是曾經手刃之人親故。倪忘歸將身後的素鸞置於身前，若是復仇，這本是他當承受的果。

「在下倪忘歸，閣下攔路何意？」無論何者，在開始前該弄個明白。

這年頭不軌之徒也這麼囂張了？居然敢報名還反咬。

儘管被對方一句話給搞得一愣神，但葛戍還是決定要稍微教訓一下對方，讓此人知道不可以隨便路上看到漂亮女……不對，漂亮男子就任意尾隨。

當然，只是教訓一番不必出劍。

也沒管這裡是人來人往的鬧街上，他突然掄起劍袋就是劈面一擊！

走了幾步仍沒見到人，究竟是自己太快，還是那人太慢？戚畫不曾有過走丟或把人弄丟的經驗，要倪忘歸發現跟丟便待在地還成，但這人來人往，他就是想待原地，人潮怕也不會讓他有機會佇立。

不曉得兩人究竟在哪走散，他只得擰擰眉心，逆流撥開人群慢慢找。忽而，他發現前面幾個人駐足下來，正在看些什麼，人牆似的，全然不似方才那些側個身就能擠過的人群。

難道有人在表演胸口碎大石，或大石碎胸口？帶著幾分好奇，稍稍往前站了點去看。

都報上名那人仍執意進攻尋仇的機率高上幾分，加上對方不願露面出聲，這刻意隱藏身份的舉動更讓人懷疑。

劍袋與盾面撞擊發出巨大的聲響，使得原本圍觀人群不由自主的往後退了幾步，幾乎讓出整條街的寬度。

慶幸如此較不會波及無辜的同時，倪忘歸察覺到了其中違和之處。槐根是盛私刑，但怎麼有人選在這大庭廣眾之下尋仇還不拔劍？

二人沒僵持多久，對方快速的跳開後就是接著一陣猛攻，似乎不打算給人思考的時間。

一一格擋下那人流暢的攻勢，不難發現這人每一擊都是為了下一擊格擋可能出現的空隙而使出。

是個高手。

面對現下的迎面直擊，忘歸突然將盾與人同時側身，打算讓對方撲個空。

想不到居然是單以盾為兵之人。

劍走輕靈，沉重的大盾抵擋起自己的攻勢卻絲毫不落下風，這讓葛成也覺得有幾分讚嘆，想教訓對方的心念不知覺間轉為了想要較量一番的心態。

又一次正面直擊卻撲了個空，葛戍也未停滯，趁勢借對方的大盾掩藏自己的身形，步伐一轉，突然逼近盾面，抬腳便蹬了上去，眨眼飛騰至上空，旋身展劍，朝對方的天靈頂當頭而落！

利用盾的死角實在高招。

倪忘歸忍不住在心裡佩服對手的應變。當他注意到對方時，那人已於高空。趁還有些的空檔，倪忘歸右手脫柄，將素鸞旋於上方。踏步穩住下盤，雙手一握一撐的頂住了上方衝擊力勁，以曲膝彈性化勁於地。

一穩住陣腳，倪忘歸隨即將撐住的盾上頂，配合曲膝的腿一蹬，打算將上頭之人給彈開。

居然給擋下了。

雖是如此，倒也不算太意外，對方態勢沉穩且處變不驚，看其武路並非奸邪之輩，但為什麼就貪戀美色呢？市紫說色字頭上是把刀，果然很有道理，不過自己這是劍，不是刀。

對方沉墜的力度多於洩勁，察覺下一記必是反制之招，劍袋重重擊在盾面上的同時間，葛戍另手前伸，一掌扣住了大盾上緣，隨後便順勢落在了盾面上，藉由沾連緊貼於盾面消除反震力勁。

聽著人群喧鬧與兵刃相接的聲音，立時就反應過來，前方定是有人在交鋒。但大街上人多攤販多，怎樣的傻子才選在這打打鬧鬧？動起來束手束腳，又擾民礙事，許是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？

挪著挪著總算到了前排，打算看個幾眼熱鬧再去尋人，孰料現下可是一箭雙鵰，熱鬧看到了，人也尋得了。

但這人分明老實老實的，也不像會與人隨意結怨，怎地這會與人在大街上打成一片？

不解地望另一人看去，竟又是個熟人。

抱著雙臂饒有興致地瞧著兩人過招。他看不出誰勝算高，也看不出當前誰佔上風，但這等看倆熟人打架的場面可不常有。

觀了片刻才想起這倆傢伙都不是高調之人，尤其葛戍更是時刻帷帽不離身，不可能無緣無故在大街上與人滋事。

向前走了些，僅僅離戰圈幾步之遙，戚畫想開口，又不曉得該說些什麼。倘說了，也不知能否傳進這兩人耳裡。左思右忖之際，正好見葛戍落在倪忘歸盾面之上，跟雜技似的。

這是有恩怨？還是大街賣藝？我應當放個幾文在這嗎？

（待續）